



Holly Seddon

困在时间里的人

[英] 霍莉·塞登——著

刘昭远——译

Try Not To Breath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Holly Seddon

困在时间里的人

[英] 霍莉·塞登——著

刘昭远——译

To Not Be the

困在时间里的人

[英] 霍莉·塞登 著
刘昭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在时间里的人 / (英) 霍莉·塞登著; 刘昭远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ISBN 978-7-5596-0655-6

I. ①困… II. ①霍…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2823号

TRY NOT TO BREATHE

By Holly Seddon

Copyright © 2016 by Holly Sedd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e &
Heaton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United Sky(Beijing) New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4909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刘默 王书平
责任编辑 牛炜征 崔保华
美术编辑 晓园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未
UnRead

文艺家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304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1.75印张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0655-6
定价 49.80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生活}

UnRead
—
文艺家

献给博和孩子们

音乐冲进艾米身体，攫住了她的心脏。乐声强劲有力，震得她的耳膜疯狂跳动，震得她瘦小的身子骨咔嚓作响。音乐就是她的一切。好吧，至少几乎如此。

用不了多久，十五岁的艾米·史蒂文森就会登上报纸。人们会把她形容成“一缕阳光”，以及“生命的必需品”。艾米正要回家，她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她背着沉重的双肩包，耳机里回荡着震耳欲聋的英式摇滚。

艾米有个男朋友，他叫杰克。这对小情侣深爱着彼此，他们在一起将近八个月了。课间休息时，他们总会情意绵绵地牵手漫步在校园中。

艾米有两个最亲密的朋友——珍妮和贝姬。这三个女孩沉浸在竞争、故事和八卦的旋涡中。每逢星期六晚上醉酒之后，她们都会叽叽喳喳地分享各种八卦，互相倾诉自己这一周做过的后悔的事儿，或者倚在彼此的肩膀上抽泣。

夜不归宿的时候，她们会溜到纪念公园的柠檬酒吧或沉睡者酒吧。这两家酒吧没什么年龄限制，哪怕是五岁的孩子也能进去。上课的日子，艾米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准时开始煲电话粥，直到她的继父鲍勃走进客厅，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她。他的目光在说：该吃饭了，赶紧把电话放下。周四晚上，艾米会看《流行之王》¹和《东区人》²。她周

1 《流行之王》(Top of the Pops) 是英国 BBC 播出的一档现场直播类的音乐节目。

2 《东区人》(Eastenders) 是一部英国长篇肥皂剧，自 1985 年 2 月开播以来已经播出了 4000 余集。

五晚上的消遣则是《老友记》和《圣言》¹ 节目。

每向前迈一步，艾米的背包就重了一分。她笨拙地把背包从肩膀的一边换到另一边，结果不小心扯掉了耳机线，真实世界的声音一股脑儿地涌进她的耳朵。

回家的路很长。艾米昨天回去得早了一些，吓了鲍勃一跳。当时，鲍勃在厨房，正要往他心爱的马克杯里加咖啡伴侣。看见提前回家的艾米，鲍勃先是微笑着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她。可他转眼就意识到，艾米破天荒地这么早到家，一定是抄了近道，从荒地回来的。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艾米不得不耐着性子听鲍勃的咆哮和叮嘱。鲍勃要求艾米必须沿着安全的大路回家：“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爱你。我们都爱你，艾米，我们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艾米在椅子上无聊地打哈欠，不安分地扭来扭去。等鲍勃好不容易说完以后，她气冲冲地上楼，扑倒在床上。她把 CD 盒扔得到处都是，以此宣泄愤怒。讨伐体制乐队、洞穴乐队及信仰破灭乐队。

挨了昨天的教训，艾米知道鲍勃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家了，等着抓她的现行，再训导她一番。尽管艾米每个礼拜二都想早一点回家，可她实在犯不着给自己找麻烦。艾米的背包里装着厚厚的法语书和历史课本，实在是沉得很。

艾米讨厌极了法语课。她的法语老师是个浑蛋，法语这门语言也怪得很，谁会给一扇窗户安上性别²？尽管如此，艾米依然希望自己懂得这门语言。法语是一门性感的语言。她想自己有朝一日能用法语诱惑一个男人，一个比杰克成熟的男人。是的，她想诱惑一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

艾米是真心爱着杰克的，她用涂改液小心翼翼地把杰克的名字涂

1 《圣言》(The Word) 指自 1990—1995 年播出的一档英国脱口秀节目。

2 法语的名词有阴性和阳性之分，法语窗户 fenêtre 的词性为阳性。

在了自己的书包上。当她畅想未来时，杰克也会出现在她的想象中。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艾米逐渐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杰克有着灿烂而温柔的笑容以及小狗一样的深棕色的大眼睛。他是那么温柔，谁都愿意和他一同虚度光阴。可是当他们两人约会的时候，杰克却不敢将手伸进艾米的校服衬衫里。午间休息时，他们会忘情地接吻。有一次，杰克趴到了艾米身上，艾米的腿却麻了，不得不把他推开。接下来的一整天，杰克又慌张又羞愧，几乎一句话也没说。

几个月过去了，艾米依然是个处女，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尴尬。艾米不愿意做被剩下的人，她讨厌落于人后的感觉。

抛开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儿不谈，艾米希望杰克逃掉柔道社的活动与她约会。杰克和弟弟汤姆每天放学就得回家，因为他们高傲的母亲是学校的秘书。杰克家住在皇家大道，他家的房子双面临街，艾米则与母亲乔和鲍勃住在沃灵厄姆路一所有两间卧室的排屋公寓。杰克总是比艾米更早到家。

杰克的母亲苏不喜欢艾米。苏觉得艾米会带坏她的宝贝儿子。艾米乐意被看作一个危险的女人。只要能被看作女人，她就会感到开心。

艾米·史蒂文森有一个秘密，一个让她脸红心跳的秘密。艾米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她的秘密，连杰克也不知道。当然，他永远不会知道。哪怕是经常将不满挂在脸上的苏也永远猜不到。

艾米的秘密比她年长许多，他是个十足的男人。他的肩膀比杰克更宽，嗓音也比杰克低沉。他可以十分自然地说出粗鲁的话。他身材高大，走起路来自信从容。

艾米的秘密会用男人使用的须后水，而不是年轻男孩用的凌仕¹。

1 凌仕 (Lynx) 是一个为年轻男性而生的护理品牌，是全球最大的男士日用香氛、沐浴露品牌。

他开汽车，而不是骑自行车。与杰克浅棕色的头发不同，她的秘密有着一头乌黑而浓密的头发，充满男子气概的发型。透过他的衬衫，艾米能看到他胸膛正中央又浅又薄的深色体毛，甚至连秘密的身影也是高高大大的。

每当想到他，艾米就觉得神经都要爆炸了，脑子里充满了欢快的沙沙声，除此之外，她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她的秘密抚摩她的腰，像成熟男人抚摩成熟女人一样。他向艾米敞开大门，不像艾米班上的那些毛头小子，一下课就像弹球机上的小银球一样扑到走廊上。

妈妈若是见到了他，一定会说他是个“皮肤黝黑、高大帅气”的男人。他无须炫耀，也用不着自夸。哪怕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也不会妄想自己能有机会与他亲近。可她们不知道，艾米获得了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次。

艾米明白，她必须将他当作一个秘密，而且是个短暂的秘密。他只是她校园生活的一个逗号，仅此而已。艾米知道自己应该把这个秘密和她今后的人生彻彻底底地分开，将他完好无缺地藏进一个私密的小盒子。说实话，他已经成了艾米的一段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月，艾米每天午休的时候还会和杰克见面，会和她的朋友们拌嘴，为迟交家庭作业找借口。每天晚上，她还会继续听广播一台¹的节目。艾米很清楚这一切，也要求自己坦然面对这一切。

当他在厨房触碰艾米的臀部、拨去落在她脸上的头发时，艾米感觉一股电流从身上流过。哪怕是他指尖最轻微的触碰，都能让艾米的每个细胞为之一振，让她再也感受不到其他东西。艾米对他接下来可能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既激动又害怕。他会希望她怎么做呢？他们之

1 指 Radio One，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五个频道之一，频道对象以青少年为主，主要播放最新流行音乐及英国当天概况。

间到底有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有可能，她又要怎么做呢？

艾米记得厨房里的那个吻，还有屋外的人发出来的声音。他的手落在艾米的脸上，艾米被他的胡楂扎得痒痒的，那是她从未有过的感觉。因为那个轻柔的吻，艾米失眠了。

艾米转到沃灵厄姆路，像往常一样，她把书包挂在斑驳的水泥墙上，松了松裙带，这样裙子就不会被她带起来了，接着她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找到她的香体喷雾和润唇膏。

她摇了摇喷雾瓶，对着空气快速地喷了一下，一股香甜的气息扑鼻而来。她下意识地四下张望后，便踏进了芬芳的空气中，艾米妈妈晚上参加联谊会之前都会这样做。

艾米在下唇抹了些唇膏，然后是上唇。她抿了抿嘴，又用自己的套头毛衣轻轻地擦了擦嘴唇。杰克说不定藏在前面等着给她惊喜呢！艾米要时刻做好准备，但又不能表现得刻意。

随身听里的音乐还在艾米的耳边肆虐。这会儿播放的是果浆乐团¹的《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吗？》，艾米不由得露出了微笑。耳机里的贾维斯·卡克在嬉笑。艾米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塞回了背包，把背包换到肩膀的另一边，然后继续前行。

艾米瞧见了鲍勃停在路边的小货车，再经过十二户人家她就到家了。她眯起眼睛，远远地瞧见一个人正向她走来。

从那个人自信的步态、笔挺的身姿和从容不迫的样子，艾米就知道那人绝不是杰克。杰克走路的时候东奔西撞的，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螃蟹，一会儿跑，一会儿走的。那人的腰身修长，说明他不是鲍勃，要知道鲍勃可是胖得像一只小土豆。

意识到那人是谁的那一刻，艾米紧张得胃里一沉。

1 果浆乐团（Pulp），是英国另类摇滚乐团，由主唱兼吉他手贾维斯·卡克成立。

有没有人看见他？

鲍勃看见他了吗？

他怎么敢找到这里来？

除了紧张和疑惑，艾米还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兴奋。不断飙升的肾上腺素让艾米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冲向了。他。

贾维斯·卡克仍在艾米耳边唱着摇滚。她想关掉音乐，却不愿意让她的秘密看见她笨拙地拽随身听的样子。

艾米迎上了他的目光。她咬着嘴唇，按遍了随身听上的每一个按钮，终于让音乐停了下来。他们面对面站着。他微笑着，缓缓地伸手摘掉艾米的一只耳机，然后是另一只。他指尖的触碰让艾米的耳朵羞得通红。艾米用力地咽了口唾沫，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好啊，艾米。”他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那对绿色的眼睛闪着迷人的光彩，长长的睫毛让他的眼睛显得更加水润、有灵气。他让艾米想到了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周末夜狂热》¹中洗脸那一幕的旧照片。艾米的一本音乐杂志上就印有那张照片，尽管她觉得约翰·特拉沃尔塔有点哗众取宠的样子，但那是张非常酷的照片，她还把它夹在精装的《艺术与设计》素描本里。

“你好……”艾米回应道，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他指了指自己的汽车——一辆福特福睿斯，颜色像狐狸一样——然后像私人司机一样，郑重地为艾米打开了车门。

艾米朝四周望了望：“我真的要上车吗？我的继父也许正看着我们呢。”

1 《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是派拉蒙电影公司1977年发行的一部音乐片。

这句话刚说出口，艾米就听见了附近有人开门的声音，于是赶紧躲在车后面。

不远处的人行道上，鲍勃嘟囔着把他的工具包放在地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摸索着找钥匙开货车车门。鲍勃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自己，他把工具包弄成一团扔在副驾驶座上，用汗毛浓密的手砰的一下关上了车门。他摇摇晃晃地走向驾驶座，起身坐进车里，伴着汽车挡位嘎吱嘎吱的声响，鲍勃驾车离开了家。远远望去，那辆货车的车尾就像一条不停摇晃的长尾巴。

尽管艾米欣喜若狂，尽管她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此时她有一种巨大的冲动——她想要冲到马路上，跳上鲍勃的货车。她想变回那个求着鲍勃让她来挂挡的小女孩，她想向鲍勃寻求安全感。

“那是你的继父吗？”

艾米站起身来，掸去身上的灰尘，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

“看来问题解决了，上车吧。”他笑了笑，就像一只微笑的短吻鳄。好吧，没了借口的艾米只得上车。

医院病房笼罩在死一样的寂静之中。病房里躺着九个死产儿，这九个孩子身上盖着彩色的毯子，他们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身体早已经僵硬。

亚历克丝曾经写过有关早产儿的报道。这些转瞬即逝的小生命脆弱得就像一堆金粉，风一吹就散了。

除了早产儿，亚历克丝还报道过退行性疾病¹患者，以及只能依靠仪器维持生命、未来被系在偶尔被触碰的按钮上的患者。不仅如此，她还忍着刀割一样的痛苦细致入微地记录了母亲去世前的点点滴滴。但是她眼前的这些病人正经历着截然不同的折磨——他们活着，可是生不如死。

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皇家医院神经失能病房里，那一个个面容憔悴的病患都曾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他们跟那些早产儿不一样，早产儿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曾经待过的子宫、插在他们身上的管子，以及他们紧张而又绝望的双亲手心之间的温度。

“植物人”也不像痴呆症患者，痴呆症患者可能会时不时地因为恐怖的回忆而从痴傻的状态中惊醒过来。

这些躺在树莓病房²里、一动不动的人与其他病人都不同。他们曾经都有各自的生活，也都在渐渐变老，只不过有一天这样正常的生活状态戛然而止。但他们依然活着，在某个地方活着。

1 退行性疾病 (degenerative disease) 是一种受害组织或者器官的功能或结构逐步恶化的疾病。病因可能是人体老化，也可能是生活方式。——维基百科

2 树莓病房 (Bramble Ward) 是坦布里奇韦尔斯皇家医院的病房。

有的人会缓慢地眨眼睛，会轻轻地将头转向光亮处，会很顺畅地变换表情；有的人像是被冻住了，一点生理反应也没有；有的人像是沉浸在欢庆活动之中；有的人面容安详；有的人则像是经历了什么痛苦的事情，他们都被困在了无声的尖叫中。

“这些病人多年来一直是这种状态，也被社会抛弃了。”病房管理员说。她一头赤褐色头发，眼角的鱼尾纹恐怕是亚历克丝见过的最深的了。“人们从前会管这样的病人叫‘植物人’，”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很多人如今依然这样叫。”

亚历克丝点了点头，快速地在她的笔记本上记录下管理员的话。

病房管理员接着讲道：“可事实上，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并非一模一样，也不应该被社会抛弃。有些人完全失去了意识，但有些人还存留着最模糊的意识，和脑死亡远不一样。”

“那么在康复之前，他们一般会在这儿待多久呢？”亚历克丝捏着笔，随时准备记录。

“其实这些病人，很少有能够康复的。今年夏天，一个小伙子在父母和姐妹不眠不休的照顾下终于恢复了意识，得以回家休养。但这是这几年来唯一的奇迹。”

亚历克丝扬了扬眉毛。

“多数病人需要在这里躺很久很久。”管理员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也有许多人是在这里离开人世的。”

“那么平日里来探望他们的人多吗？”

“噢，当然。有些病人的家属多年来每周都坚持探望。”管理员停顿了一下，心情复杂地望了望病床上的病人们。

“如果换作是我，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能想象那些家属每周都怀着希望来，最后却只能失望离开的场景吗？”

亚历克丝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母亲，看见她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目光空洞地望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央求她为自己讲睡前故事的情景。亚

历克丝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暂且将这一幕甩在脑后。

病房管理员压低了声音。亚历克丝留意到几位访客正坐在几张病床边。

“直到最近，我们才留意到一些病人流露出的生命迹象，比如他们。”她指了指亚历克丝身后的几张病床，“跟你讲，全世界有不少病人甚至已经开始与外界交流了。”

她停下了脚步。她们走到了病房的正中央，周边都是帘子和病床。亚历克丝扬扬眉毛，示意管理员继续讲下去。

“不过这样说其实也不完全正确。病人们其实一直在与外界交流，可惜以前医生们不知道怎样去倾听。我不确定你知道多少，但是等到明年，法院就有权下令终结靠仪器维持生命的病人的生命。而现在随着经费的削减……”她渐渐没了声音。

“没有发言权简直太可怕了。”亚历克丝说。她一边记着笔记，一边听着仪器发出的嗡嗡声，感觉一阵反胃，差点站不住脚。

亚历克丝正在写一份关于海恩斯医生研究工作概况的文章，作为周末的增刊。这位让人难以捉摸的医学家在研究脑部扫描，希望通过脑部扫描来捕捉到这类病人与外界交流的迹象。现在距离交稿日期已经很近了，但亚历克丝还没见到这位医生。看来这次的报道绝不会是她最好的作品。

病房里有一张空床，其他九张床上都躺着安静的病人。这些病床被淡紫色的布帘隔开，床上都铺着浅蓝色的毯子。

在这间色彩柔和的病房里，护士与护理员们气喘吁吁地将病人们扶起来，为他们湿润嘴唇，给他们穿上家人带来的或者好心人捐赠的衣服。

接待处后方的收音机嘶嘶作响，轮流播放着谈话节目和《黄金女郎》。几乎听不见的乐声似乎在和病人的呼吸声以及医疗仪器哗哗、呼呼的声音竞相“争鸣”。

病房最里面的角落贴着一张海报，它引起了亚历克丝的注意。海报上印着果浆乐团的贾维斯·卡克。他穿着花呢衣裳，一副娘娘腔的样子。亚历克丝仔细瞧了瞧，想要看清楚这张被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的海报出自哪本杂志。

那本杂志是 *Select*，已经停刊多年，早就被人们遗忘了。它曾是亚历克丝少女时期最爱的杂志之一。那时候，音乐是人们最爱读也最爱写的东西。亚历克丝曾为了获得实习机会，向这家杂志社的编辑写过无数封信，却都石沉大海。

领着亚历克丝参观病房、身着深蓝色制服的病房管理员被人拦住了。她与一位泪眼婆娑的男人交谈着，语气轻柔，但表情严肃。这位访客身旁躺着一位穿着挺括的粉色家居服的病人。

亚历克丝慢吞吞地走向角落里的小隔间。她的腿在晨跑时受了伤，每当她加快脚步就会疼得直咧嘴。平底鞋薄薄的鞋底像沙砾一样不停地摩擦着她脚上的水泡。

大多数病人看上去至少已是中年人，但小隔间内的那位病人却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安的青春气息。

那张病床外的帘子被拉开了一半，亚历克丝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帘子里。即便隔间内光线灰暗，亚历克丝看到，这里不仅有贾维斯·卡克一人的海报，在他旁边，还有布勒乐队¹青涩的戴蒙·亚邦对着镜头扭扭捏捏做鬼脸的海报。这两张海报都是从许多年前的 *Select* 杂志上剪下来的，固定海报的图钉上已经蒙上了灰尘。

小隔间里静悄悄的，床上的毯子盖住了病人的膝盖。这位病人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蓝色T恤，两只瘦骨嶙峋的手臂被歪歪斜斜地摆在床单上，手臂略显淡紫色，还起了鸡皮疙瘩。

从进病房到现在，亚历克丝一直没有直视任何病人。像盯着怪诞

1 布勒乐队 (Blur) 是英国另类摇滚乐团，1989 年成立于伦敦，主唱是戴蒙·亚邦。

秀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凝视这些昏睡的病人，这么做显得很不得体。而现在，亚历克丝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小心地向这位酷爱英伦摇滚的病人探了探身子。她盯着床边若隐若现的亮白色仪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胡乱地画了几笔，犹豫了好久，才敢让自己的目光落在这个年轻女人的头上。

这个女人有一头深栗色的头发。人们给她随意地剪了个刘海儿。她的刘海儿参差不齐，长发乱糟糟的，纠结在一起。她那对醒目的碧蓝眼睛半睁着，像大理石一样明亮。亚历克丝也有一头如马尾一样的深色长发和一对海水一样碧蓝的眼睛。看到这个女人，亚历克丝觉得简直像是看到了自己。

当亚历克丝好不容易将视线落在这个女人脸上的时候，她踉跄着倒退了几步。

她认得这个女人。

亚历克丝确信她们有过交集，可惜记忆只是一闪而过，她什么细节也没有想起来。

亚历克丝太阳穴的脉搏跳得厉害。虽说紧张得要命，她还是鼓足勇气往病床上看了一眼，还是透过自己的手指看过去的。没错，亚历克丝认得这张脸，她认识这个女人。

那件事距现在还算不上太久。亚历克丝像是突然打开了脑海中一个生了锈的名片盒，一个名字闯进了她的脑子里。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飞速地向她靠近，还有掉落的硬币碰撞地面的声音。

“真不好意思。”病房管理员一边气喘吁吁地向她走来，一边说，“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亚历克丝扭头瞧了她的“向导”一眼：“她是不是……”

“没错，我还在想，你会不会认得这位病人呢。那个时候你年纪一定还很小。”